

关于广州话字调变读问题*

宗 福 邦

在汉语方言中,广州话素以声调复杂著称。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下称《概要》)认为,广州话有九个调类,两个变调:

阴平(˩ 55或˩ 53) 阴上(˩ 35) 阴去(˩ 33)
 阳平(˩ 21或˩ 11) 阳上(˩ 13) 阳去(˩ 22)
 上阴入(˩ 5) 下阴入(˩ 33) 阳入(˩ 2 和 ˩ 22)
 高平变调(˩ *55) 高升变调(˩ *35)①

本文准备通过对《概要》所说的两个“变调”的剖析,探讨一下广州话字调变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调类分合变化的影响。

按变读结果划分,广州话字调变读可分两类:

(一) 变读高平调。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广州话阴平调调值变化不定这种状况:单念时,大部分阴平字是念高降调,如:深 [ʃam˩ 53]、新 [ʃan˩ 53]、恢 [fui˩ 53];但有一部分阴平字却念高平调,如:糕 [kau˩ 55]、妃 [fei˩ 55]、峰 [fuŋ˩ 55]。当阴平字组成复音词或处于连读时,情况就更为复杂了,相当普遍地出现同一个字时而念高降调、时而念高平调的状况,如:故居 [ku˩ 33 kœy˩ 53];茶居 [tʃa˩ 11 kœy˩ 55]、南方 [na:m˩ 11 fœŋ˩ 53];长方形 [tʃ'œŋ˩ 11 fœŋ˩ 55 jɿŋ˩ 11]、简单 [ka:n˩ 35 ta:n˩ 53];账单 [tʃœŋ˩ 33 ta:n˩ 55]。此外还有为数甚少的非阴平字念作高平调的,如:錶 [piu˩ 55]、辨 [pin˩ 55]、蚊 [man˩ 55]。《概要》所说的“高平变调”指的就是阴平字(包括少数非阴平字)念作高平调这类现象。

(二) 变读高升调。广州话的高升调是阴上调,可是有很大一批非阴上字在组成复音词时常常变读高升调,如:酸梅 [ʃyn˩ 53 mui˩ 35]、横门 [wa:ŋ˩ 11 mun˩ 35]、和尚 [wɔ˩ 11 ʃœŋ˩ 35]、眼镜 [ŋa:n˩ 13 keŋ˩ 35]。《概要》所说的“高升变调”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按变读的性质划分,广州话字调变读可以分为连读变调与非连读变调两类:

(一) 连读变调:

广州话连读变调比较简单,只有高降调连读变调一种类型。凡高降调处于另一高降调(或高平调)前面时,变读高平调。格式如下: B + B(A) → A + B(A) (B = 高降调, A = 高平调)。

(1) B + B → A + B:

伤心 ʃœŋ˩ ʃam˩	参观 tʃ'a:m˩ ʃku˩	低空 tai˩ ʃhuŋ˩
悲哀 pei˩ ŋoi˩	欢呼 fun˩ ʃfun˩	边疆 pin˩ ʃkæŋ˩

* 本文曾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厦门大学召开的汉语方言学会宣读过。

(2) B + A → A + A

山峰 {a:n} [fuŋ] 专家 tʃyn [ka] 乌龟 wu [kwai]

深刻 {am} [hak] 阶级 kai:i [k'ap] 歪曲 wa:i [k'uk]

表面看来, B + B → A + B 是异化作用, B + A → A + A 是同化作用。其实不然, 高降调变调的条件是后面有一个音高起点在五度的声调。因此, 无论是 B + B → A + B 还是 B + A → A + A, 都是同化作用引起的连读变调。

(二) 非连读变调:

“变调”是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指的是连读过程中音与音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声调变化, 所以也叫“连读变调”。这里说的非连读变调与前面的高降调连读变调不同, 它与连读的语言环境无关, 不是音与音相互影响的产物。因此, 《概要》把广州话字调变读不加分析地统称作“变调”是不妥的。其实, 《概要》说的“高平变调”只有一部分(即高降调连读变调)确属“变调”, 其余都不是“变调”; 它说的“高升变调”, 全都不属于“变调”。理由如下:

(1) “变调”是对“本调”而言的, 如果某字只能念 A 调, 就无所谓“变调”问题, 不言而喻, 这 A 调就是它的本调。

广州话里, 有一批阴平字不管作单音词还是充当复音词词素都只能念高平调, 并且不受连读的影响。如:

诗 {i} 55: 诗人、诗集、唐诗、格律诗;

菇 {ku} 55: 冬菇、草菇、茨菇、冬菇脚;

猫 {ma:u} 55: 猫仔、白猫、黑猫、大熊猫;

妃 {fei} 55: 贵妃、王妃、太妃、后妃;

樽 {tʃœn} 55: 酒樽、花樽、汽水樽、玻璃樽;

罌 {ŋa:ŋ} 55: 钱罌、油罌、盐罌、酒罌;

蚊 {man} 55: 蚊帐、花蚊、毒蚊、避蚊油;

对于“诗、猫、蚊”这类字来说, 高平调就是本调, 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些字从历史渊源来看并不是阴上字, 可是在广州话里它们不管作单音词还是充当复音词词素都只能念高升调(阴上调)例如:

馅 {ha:m} 35: 包馅、肉馅、饼馅;

轿 {kiu} 35: 坐轿、抬轿、花轿、八人大轿;

柚 {jau} 35: 沙田柚、碌柚、碌柚皮、碌柚核;

柿 {tʃ'i} 35: 柿饼、大红柿、水柿、鸡心柿;

茄 {k'e} 35: 番茄、茄汁;

粽 {tʃuŋ} 35: 枳水粽、裹蒸粽、豆沙粽、咸肉粽;

橙 {tʃ'a:ŋ} 35: 甜橙、金山橙、四会橙、橙汁、橙皮;

我们认为确定某字现代的调类, 固然需要考虑历史渊源, 但是作为依据的只能是该字现代实际调值归类的情况。比如, 北京话“谴、瑾、舫、访、慨、统、咏”这些字, 尽管从历史上来看原都不是上声字, 可是它们现在的实际调值念降升调(214), 我们就得承认它们是上声字, 降升调就是它们的本调。同样, 我们得承认广州话“馅、轿、橙、柿、茄”这类字在调类归属上已起了历史变化, 从非阴上字变为阴上字了。对它们来说, 高升调就是本调。

(2) 是一字多调而不是“变调”。“变调”属于语流音变范畴的共时性概念, 一字多调是历史音变形成的历时性现象, 两者性质不同。可是一些研究粤方言的论著往往把这两者混同起

来，统统称作“变调”。其实，它们所说的“变调”，绝大多数都是一字多调现象。

试以“家”、“面”二字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家：A 组 ka\ 53：家庭、家长、家族、亲家、东家、人家、出家、世家、……

B 组 ka\ 55：行家、专家、画家、作家、物理学家、儒家、墨家、法家、……

面：C 组 min\ 22：面部、面容、面色、面前、外面、里面、前面、多面手、八面玲珑、……

D 组 min\ 35：被面、枱面、瓦面、鞋面、铺面、界面、大花面、二花面、……

我们看到，“家”字的高降调与高平调、“面”字的次低平调（阳去调）与高升调都是分别与一组特定的语词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连读过程发生的那种临时性的联系，而是一种已被历史固定下来的音义关系。以 B 组语词为例，既然在任何语言环境下 B 组语词中的“家”字都念的是高平调，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家”字的高平调就是 B 组语词的本调。显然，这里出现的是一字多调的情况。

一字多调在汉语里极为常见，比如：“冲”（衝）字，《广韵》尺容切，平声，而普通话有平、去二读：“要冲”念 chōng，“酒味很冲”念 chòng；“沿”字，《广韵》与专切，平声，而普通话也有平、去二读：“沿着”念 yón，“河沿、沟沿儿”念 yòn。广州话阴平字和非阴上字一字二读现象，就其范围之广而言，在汉语方言中确属少见，而就其性质而言，与普通话“冲”、“沿”二字有平、去二读一样，只不过是古今汉语常见的一字多调现象罢了。

(3) 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高降调连读变调以外的字调变读现象称为“变调”，还因为这类变读带来了新的对立关系。

高降调与高平调的对立是大量而普遍的。例如：

梯 t'ai\ 53：梯 t'ai\ 55 鞭 pin\ 53：辩 pin\ 55
殴 nau\ 53：瓠 nau\ 55 归 kwai\ 53：龟 kwai\ 55
消 jiu\ 53：箫 jiu\ 55 斤 kan\ 53：巾 kan\ 55
招 tjiu\ 53：蕉 tjiu\ 55 三 ja:m\ 53：衫 ja:m\ 55
甘 kam\ 53：柑 kam\ 55 高 kou\ 53：糕 kou\ 55
私人 ji\ 53 jan\ 11：诗人 ji\ 55 jan\ 11
颁奖 pa:n\ 53 tsoŋ\ 35：班长 pa:n\ 55 tsoŋ\ 35
公私 kuŋ\ 11 ji\ 53：公司 kuŋ\ 11 ji\ 55

面对语言事实，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广州话里，一个统一的阴平调已不复存在，它已分化为两个独立的声调：高平调（上阴平调）与高降调（下阴平调）。我们觉得，把一个由于调类分化而形成的独立的声调（高平调）称为“变调”，理论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非阴上字变读高升调虽然不象阴平调分化那样引起新调类的产生，但是它们变读与否，跟词义关系甚大，变读往往是表达不同意义的手段。例如：

土地 t'ou\ 35 tei\ 22：土地（土地神） t'ou\ 35 tei\ 35
大头 ta:i\ 22 t'au\ 11：大头（一种银元） ta:i\ 22 t'au\ 35
大洋 ta:i\ 22 joŋ\ 11：大洋（一种旧币） ta:i\ 22 joŋ\ 35
黄 woŋ\ 11：黄（指蛋黄） woŋ\ 35
皮 p'ei\ 11：皮（皮料衣服） p'ei\ 35

把这类表达不同意义的字调变读称为“变调”也是不妥的。

总之，上述非连读变调现象反映了广州话调类的分化，反映了许多字在调类归属问题上

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这是一种历史音变现象。

二

广州话非连读变调性的字调变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 (1) 阴平调分化为两个独立的声调；
- (2) 非阴上字变读高升调。

不管是阴平调的分化，还是非阴上字变读高升调，都与词汇，语法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词义分化、词性对立和语法意义变化这几个方面探求字调变读的条件。

(一) 反映字义的分化

- (1) 通过高平调与高降调对立，反映字义分化：

纱：[a\ 53：纱厂、纱线、棉纱、纺纱、六十支纱；

[a] 55：香云纱、纱绸、生纱熟绸；

表示“棉花纺成的较松的细条子”时，念高降调，表示“一种丝织品”时，念高平调。

司：[i\ 53：司令、司炉、司仪、司务长；

[i] 55：财务司、教育司、礼宾司、司长；

表示“主持、经营”时，念高降调，表示“部一级机关里的一个部门”时念高平调。

斋：[ja:i\ 53：食斋、打斋、斋戒、斋堂、斋月；

[ja:i] 55：书斋、脂砚斋、荣宝斋、致美斋；

表示“斋戒、素食”时，念高降调，表示“屋子(常用作书房、商店的名称)”时，念高平调。

分：[fan\ 53：分店、分界、分裂、分秒必争、一分钱；

[fan] 55：五分制、百分制、平均分数、考了个九十分、输了十二分；

表示“评定成绩或胜负的记数单位”时，念高平调，一般情况下，念高降调。

干：[kən\ 53：干燥、干粮、干草、干娘；

[kən] 55：饼干、菜干、荔枝干、葡萄干、番薯干、豆腐干、龙眼干；

一般情况下，念高降调，表示“加工制成的干的食物”时，念高平调。

烟：[jin\ 53：烟雾、烟火、无烟煤、烟消云散；

[jin] 55：烟叶、烟咀、旱烟、水烟袋；

表示“烟草、烟丝”时，念高平调，其余念高降调。

酸：[yn\ 53：酸菜、酸牛奶、辛酸、心酸；

[yn] 55：硫酸、盐酸、硝酸、磷酸、醋酸；

表示“化学上的一种化合物”时，念高平调，其余一般念高降调。

方：[fəŋ\ 53：东方、对方、地方、方案、千方百计；

[fəŋ] 55：药方、配方、偏方、秘方、平方、立方、开方、正方形、长方形、四方
形；

表示“方子”、“乘方”(数学名词)、“四角成 90° 的四边形”这些意义时，念高平调，其余念高降调。

- (2) 通过衍生的高升调与原调对立，反映字义分化：

犯：[fa:n\ 22：犯罪、犯法、犯人、犯规、侵犯；

fa:n↑35: 监犯、盗窃犯、诈骗犯、走私犯;

表示“犯人”时,念高升调,其余念原调。

肾: [an↓22: 肾脏、肾亏、肾炎、肾上腺;

[an↑35: 鸡肾、鹅肾、鸭肾;

一般念原调,表示“某些家禽的胃”时,念高升调。

房: fɔŋ↓11: 房屋、房东、平房、楼房、长房、二房(家族中的第二房);

fɔŋ↑35: 头房、二房(第二间房间)、尾房、书房、厨房、一厅三房;
表示“房间”时,念高升调,其余念原调。

架: ka↓33: 架势、架设、绑架、一架车;

ka↑35: 衫架、书架、镜架、面盆架;

表示“放置器物、支撑物体的东西”时,念高升调,其余念原调。

糊: wu↓11: 糊涂、浆糊

wu↑35: 芝麻糊、花生糊、甜糊、杏仁糊;

表示“糊状的食物”时,念高升调,此外念原调。

里: lei↓13: 里程碑、公里、故里、邻里、乡里;

lei↑35: 仁梓里、长寿里、蟠龙里、和息里、和鸣里、攀柳里(以上皆为广州街巷名);

表示“街道、巷子”时,念高升调,此外念原调。

料: liu↓22: 料理、预料、照料、不出所料;

liu↑35: 原料、燃料、加料、领料单;

表示“材料”时,念高升调,此外念原调。

斜: tɕ'ɛ↓11: 斜坡、斜线、斜阳、倾斜;

tɕ'ɛ↑35: 蓝斜、黄斜、灰斜、的斜;

表示“斜纹布”时,念高升调,其余念原调。

(二) 反映词性对立

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名词与其他词类的对立上。在这种情况下,高平调与变读的高升调总是出现在名词和名词性词语上。

(1) 通过高平调与高降调对立,反映词类间的对立:

遮: 遮(动) tɕe\ 53: 遮(名) tɕe] 55

例句: 买把遮[tɕe]] 嚟遮[tɕe\] 下热头。(买把伞来遮一下太阳。)

梳: 梳(动) ɕɔ\ 53: 梳(名) ɕɔ] 55

例句: 连把梳[ɕɔ]] 都有,点样梳[ɕɔ\] 头呢?(连一把梳子都没有,怎样梳头呢?)

筛: 筛(动) [ai\ 53: 筛(名) [ai] 55

例句: 呢个筛[ai]] 用嚟筛[ai\] 米最方便。(这个筛子用来筛米最方便。)

锥: 锥(动) jœy\ 53: 锥(名) jœy] 55

例句: 你个锥[jœy]] 好纯,点都锥[jœy\] 唔穿块皮。(你这个锥子太纯了,怎样也锥不穿这块皮子。)

煲: 煲(动) pou\ 53: 煲(名) pou] 55

例句: 煲[pou\] 排骨用高压煲[pou]] 熟得最快。(用高压锅煲排骨汤熟得最快。)

钩: 钩(动) ŋau\ 53: 钩(名) ŋau] 55

例句：个钩[ŋau]好尖，容易钩[ŋau]损手。（这个钩子好尖利，容易把手钩破。）

钉：钉(动) tɛŋ 53：钉(名) tɛŋ 55

例句：用三眼钉[tɛŋ]就钉[tɛŋ]好张台。（用三口钉子就钉好了这张桌子。）

香：香(形) hœŋ 53：香(名) hœŋ 55

例句：点咗炷香[hœŋ]，间房就香[hœŋ]起嚟。（点了一炷香，这个房间就香起来了。）

(2) 通过衍生的高升调与原调对立反映词类之间的对立：

垫：垫(动) tin 1：垫(名) tin 35

例句：张椅垫[tin 33]上个垫[tin 35]，坐起嚟真舒服。（这把椅子垫上个垫子，坐起来真舒服。）

磅：磅(动) pœŋ 122：磅(名) pœŋ 35

例句：用个磅[pœŋ 35]将袋米磅[pœŋ 122]一下。（用磅秤把这袋米秤一下。）

钳：钳(动) k'im 11：钳(名) k'im 35

例句：条铁线要用个钳[k'im 35]先至钳[k'im 11]得断。（这根铁丝要用钳子才能钳得断。）

对：对(动) tœy 133：对(名) tœy 35

例句：呢副对[tœy 35]写得真好。（这副对联写得真好。）

我唔会对[tœy 133]对[tœy 35]。（我不会对对子。）

油：油(动，用油漆涂抹) jau 11：油(名，油漆) jau 35

例句：买啲油[jau 35]嚟油[jau 11]下张台。（买点油漆来漆一下这张桌子。）

磨：磨(动) mœ 122：磨(名) mœ 35

例句：借个磨[mœ 35]畀我磨[mœ 122]豆腐。（借副磨盘给我磨豆腐。）

凿：凿(动) tɕœk 122：凿(名) tɕœk 35

例句：呢块石头用个凿[tɕœk 35]先至凿[tɕœk 122]得穿。（这块石头用凿子才能凿得穿。）

(三) 反映语法意义的变化

除了反映字义分化、词性对立之外，字调变换还常常是表达不同语法意义的手段。这方面大体有如下几类情况：

(1) 单音形容词重叠，后字变换声调，加上个后缀“地”[tei 35]，使原词带上“略略”、“有点”这样的附加意义，表示程度上的减弱。这类变化分两种类型：

① 高降调单音形容词重叠，后字变读高平调。格式：B+B+地 [tei 35]→A+A+地 [tei 35]（前字变读高平调是连读变调的结果）举例如下：

腥腥地 [ɛŋ] [ɛŋ] [tei 35]（略带腥味）

酸酸地 [yn] [yn] [tei 35]（略带酸味）

惊惊地 [kœŋ] [kœŋ] [tei 35]（有点害怕）

稀稀地 [hei] [hei] [tei 35]（有点稀）

亏亏地 [k'wai] [k'wai] [tei 35]（有点虚弱）

跛跛地 [pai] [pai] [tei 35]（有点跛）

花花地 [fa] [fa] [tei 35]（有点花）

高高地 [kou] [kou] [tei 35]（有点高）

② 非阴上调（高平、高降两调除外）单音形容词重叠，后字变读高升调。格式：C+C+

地 [tei 1] → C + D + 地 [tei 1] (C = 原调、D = 高升调) 例如:

红红地 huŋ 1 huŋ 1 | tei 1 (略带点红)

白白地 pa:k 1 pa:k 1 | tei 1 (略带点白)

瘦瘦地 [au 1 | au 1 | tei 1 (有点瘦) 平平地 p'ɛŋ 1 p'ɛŋ 1 | tei 1 (不太贵)

甜甜地 t'im 1 t'im 1 | tei 1 (有点甜味) 厚厚地 hau 1 hau 1 | tei 1 (有点厚)

近近地 k'an 1 k'an 1 | tei 1 (距离不远)

窄窄地 tʃa:k 1 tʃa:k 1 | tei 1 (有点狭窄)

(2)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 前字变换声调, 使原词带上“很”, “十分”这样的附加意义, 表示程度加强。这类变化也分两种类型:

① 高降调单音形容词重叠, 前字变读高平调。格式: B + B → A + B。表面看来, 这和高降调连读变调(即 B + B(A) → A + B(A))并无区别, 其实不然, 这类变读的前字除了变读高平调外, 音强明显加重了, 音长也明显地延长了, 这是高降调连续变调所没有的。举例如下:

高高 kou 1 | kou 1 (很高)

稀稀 hei 1 | hei 1 (很稀)

尖尖 tʃim 1 | tʃim 1 (很尖)

腾腾 nau 1 | nau 1 (很生气)

腥腥 ʃɛŋ 1 | ʃɛŋ 1 (很腥)

秃秃 ŋan 1 | ŋan 1 (很瘦小)

轻轻 hɛŋ 1 | hɛŋ 1 (很轻)

粗粗 tʃ'ou 1 | tʃ'ou 1 (很粗)

② 非阴上调(高平、高降调除外)单音形容词重叠, 前字变读高升调。格式: C + C → D + C。这变读的高升调同样念得明显地重一些、长一些。举例如下:

红红 huŋ 1 | huŋ 1 (很红)

白白 pa: 1 | pa: 1 (很白)

阔阔 fut 1 | fut 1 (很宽)

窄窄 tʃa:k 1 | tʃa:k 1 (很窄)

肥肥 fei 1 | fei 1 (很胖、或很肥)

长长 tʃ'æŋ 1 | tʃ'æŋ 1 (很长)

辣辣 la:t 1 | la:t 1 (很辣)

笨笨 pan 1 | pan 1 (很笨)

(3) 非阴上调(高平、高降调除外)单音动词重叠, 前字变读高升调, 使原词带上“一下”这样的附加意义, 表示动作时间短暂, 重复次数不多。格式: C + C → D + C。这个变读的高升调也同样念得重一些、长一些。例如:

叫叫 [kiu 1 | kiu 1] 佢 (叫一下他)

问问 [man 1 | man 1] 老师 (问一下老师)

秤秤 [tʃ'ɪŋ 1 | tʃ'ɪŋ 1] 袋米 (秤一下这袋米)

热热 [jit 1 | jit 1] 碟羹 (热一下这盘菜)

坐坐 [tʃ'ɔ 1 | tʃ'ɔ 1] 先走 (坐一下再走)

擦擦 [tʃ'a:t 1 | tʃ'a:t 1] 对鞋 (擦一下鞋子)

唔该借借 [tʃɛ 1 | tʃɛ 1] (对不起请让一下)

磨磨 [mɔ 1 | mɔ 1] 把刀 (磨一下这把刀)

(4) 非阴上调(高平、高降调除外)部分单音节动词通过变读高升调, 表示动作已完成。

例如:

去 原 调 去喇 hɔy 1 lə 1 (正在去)

高升调 去喇 hɔy 1 lə 1 (已经去了)

食 原 调 食喇 ʃlk 1 lə 1 (正在吃)

高升调 食喇 ʃlk 1 lə 1 (已经吃了)

做 原 调 做喇 tʃou ˩ lə ˩ (正在做)
 高升调 做喇 tʃou ˩ lə ˩ (做过了)
 嚟 原 调 嚟喇 lai ˩ lə ˩ (正在来)
 高升调 嚟喇 lai ˩ lə ˩ (早已来了)
 行 原 调 行喇 ha:ŋ ˩ lə ˩ (正在走)
 高升调 行喇 ha:ŋ ˩ lə ˩ (已经走了)

(5) “下”字变读高升调作重叠动词所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其作用与普通话“说着”的“着”相近似。例如：

听听下 t'ɛŋ ˩ [t'ɛŋ ˩ ha ˩ ˩ (听着听着)
 飘飘下 p'iu ˩ [p'iu ˩ ha ˩ ˩ (飘着飘着)
 剥剥下 mək ˩ mək ˩ ha ˩ ˩ (剥着剥着)
 饮饮下 jam ˩ jam ˩ ha ˩ ˩ (喝着喝着)
 唱唱下 tʃ'æŋ ˩ tʃ'æŋ ˩ ha ˩ ˩ (唱着唱着)
 行行下 ha:ŋ ˩ ha:ŋ ˩ ha ˩ ˩ (走着走着)
 企企下 k'ei ˩ k'ei ˩ ha ˩ ˩ (站着站着)
 食食下 ʃlk ˩ ʃlk ˩ ha ˩ ˩ (吃着吃着)

(6) 一部份说明事物数量上的状况的形容词，与指示词“咁”[Kam ˩ 33]相结合，然后通过变换声调表示概念在程度上的变化。例如：

大 咁大 kam ˩ ta:i ˩ 这么大 (强调“大”)
 咁大 kam ˩ ta:i ˩ 就这么大 (仅说明有多大)
 咁大 kam ˩ ta:i ˩ 这么小 (表示相反的意义)
 咁大大 kam ˩ ta:i ˩ ta:i ˩ 这么小小的 (进一步强调“小”)
 长 咁长 kam ˩ tʃ'æŋ ˩ 这么长 (强调“长”)
 咁长 kam ˩ tʃ'æŋ ˩ 就这么长 (仅说明有多长)
 咁长 kam ˩ tʃ'æŋ ˩ 这么短 (表示相反的意义)
 咁长长 kam ˩ tʃ'æŋ ˩ tʃ'æŋ ˩ 这么短短的 (进一步强调“短”)
 高 咁高 kam ˩ kou ˩ 这么高 (强调“高”)
 咁高 kam ˩ kou ˩ 就这么高 (仅说明有多高)
 深 咁深 kam ˩ ʃam ˩ 这么深 (强调“深”)
 咁深 kam ˩ ʃam ˩ 就这么深 (仅说明有多深)
 重 咁重 kam ˩ tʃ'uŋ ˩ 这么重 (强调“重”)
 咁重 kam ˩ tʃ'uŋ ˩ 就这么重 (仅说明有多重)
 阔 咁阔 kam ˩ fut ˩ 这么宽 (强调“宽”)
 咁阔 kam ˩ fut ˩ 就这么宽 (仅说明有多宽)

在前面，我们从字义分化、词性对立、语法意义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若干组例字调变读产生的条件。这些材料说明，变读是为了适应词汇、语法意义变化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换句话说，词汇、语法意义的变化发展正是促使这类音变产生的条件。我们感到，研究广州话声调，应把握住上述特点，把音义结合起来，综合地进行考察。撇开语义系统，局限在语音这个角落，就很难正确解释广州话异常复杂的声调变化现象。

三

概括起来，广州话字调变读有如下的特点。

(一) 语音方面

广州话声调调型有七种：

高调调型：高平调 55 (包括上阴平调和上阴入)

高降调 53 (下阴平调)

高升调 35 (阴上调)

中、低调调型：中平调 33 (包括阴去调和下阴入)

低升调 13 (阳上调)

次低平调 22 (包括阳去调和阳入)

低平调 11 (阳平调)

按调型，变读可分为高调变读和低调变读两类：

高调变读出现在高降调与高平调的范围内。高降调不变则已，变则皆作高平调，例外的甚少。

低调变读出现在其余五种调型之间，中平、低升、次低平、低平四调不变则已，变则皆作高升调，例外的也很少。低调变高调，这是广州话字调变化的一个特点。

高平调和高升调是两个稳定而又活跃的声调。说稳定，是指它们所属的字极少出现变读现象；说活跃，是指其他声调的字要变化就必然集中在它们的旗帜下，于是它们就成为反映词汇、语法意义变化的一种活跃的手段。

(2) 从与语义系统的关系来看，字调变读与词性问题关系十分密切。从本文第二部分可以看到，除了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重叠后有可能变读高平调或高升调以外，高平调与变读的高升调几乎全部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的词语上。可以这么说，广州话字调变读是一种带着强烈的名词性色彩的变读现象。凡非名词性的词（或词素）出现变读，十之八九是因为它们变成了名词（或名词性词素）。例如：

小偷 [iəʊ ʔ t'au ʔ]

手抽（提蓝）[au ʔ t'au ʔ]

饭焦（锅巴）[fa:n ʔ t'iu ʔ]

烧卖 [iəʊ ʔ ma:i ʔ]

买办 [ma:i ʔ pa:n ʔ]

汤圆 [t'əŋ ʔ yən ʔ]

双蒸（酒名）[soŋ ʔ t'ɿŋ ʔ]

鱼松（食品名）[y ʔ suŋ ʔ]

老千（骗子）[lou ʔ t'ɿn ʔ]

摊贩 [t'a:n ʔ fa:n ʔ]

鸡毛掸（鸡毛掸子）[kai ʔ mou ʔ ʃou ʔ]

耳挖 [ji ʔ wa:t ʔ]

与上述特点密切相关的是，结构上，高平调与变读的高升调绝大多数出现在多音节词末尾一个音节上。了解这个结构特点，对于理解某些难以从词义角度加以解释的变读现象是有帮助的。例如：

棋 k'ei 11：棋手、棋局、棋谱、棋盘；

k'ei 35：象棋、围棋、跳棋、军棋；

鸭 ŋa:p 33：鸭头、鸭尾、鸭蛋、鸭脚衣；

ŋa:p 35：烧鸭、腊鸭、番鸭、陈皮鸭；

猪 tɕy 53：猪头、猪耳、猪脚、猪大肠；

tɕy 55：肥猪、母猪、黑猪、长白猪；

鸡 kai\ 53: 鸡蛋、鸡杂、鸡毛、鸡翼;
kai\ 55: 骗鸡、竹丝鸡、公鸡、盐焗鸡;

从词义的角度, 我们很难解释“棋、鸭、猪、鸡”这类字产生两读的条件; 但是从构词法
的角度来看, 情况就不同了: 高平调与变读的高升调都整齐地出现在被修饰成分 (亦即末尾
一个音节) 上。结构上的这个特点与这类变读强烈的名词性色彩是一致的, 既然被修饰成分
正是语词结构中名词性特别明显的成分, 产生变读就是可以理解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印证, 请比较下列语词变读的情况:

变 读	不 变 读
马蹄 (荸荠) ma\ t'ai\	马蹄粉 ma\ t'ai\ fan\
番薯 (红薯) fa:n\ sy\	番薯藤 fa:n\ sy\ t'an\
事头 (老板) si\ t'au\	事头婆 (老板娘) si\ t'au\ p'o\
白鹤 pa:k\ hok\	白鹤洞 (地名) pa:k\ hok\ tung\
生鱼 (乌鱼) sa:n\ y\	生鱼片 sa:n\ y\ p'in\
腊鸭 la:p\ na:p\	腊鸭头 la:p\ na:p\ t'au\
火柴 fo\ t'f'ai\	火柴盒 fo\ t'f'ai\ hap\

我们看到, 一个变读的语词, 当它作为另一个语词的修饰成分时, 变读现象就消失了。
这当中, 词汇意义并没有变, 只是结构成分的性质变了: 被修饰成分变成修饰成分。这种情
况正反映了变读与构词法的关系。

(三) 广州话非连读变调性的字调变读是一种为了适应语义系统变化发展的要求而产生
的历史音变现象。音变的结果使声调系统部分质变, 产生了新的调类。这是广州话声调变化
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1) 阴平调分化问题。本文一、二部分所列举的大量语言材料证明: 广州话高平调与高
降调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对立关系。既然辨义作用是调类划分的主要依据, 那么,
高平调与高降调就不能看作是阴平调的两个变体, 就不能不承认阴平调已分化为两个独立的
调类: 上阴平调与下阴平调。

在汉语史上, 调类分化虽然是常有的事, 但是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却不同寻常。当古平
声分化为阴平调与阳平调以后, 阴平调仍在变化, 终于又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 在汉语方
言中, 这事情本身就十分罕见, 而我们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引起阴平调分化的条件。如果说
语音史上常见的调类分化 (如: 调分阴、阳) 大都是音系内部音位与音位之间相互作用的产
物, 与语义系统无关的话, 那么, 语义因素却恰恰在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中起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 它正是促使这种分化产生的条件。我们认为, 阴平调的分化反映了汉语声调演变史是
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的许多不引人注目的侧面还有待于我们去努力探索。

(2) “变入”问题。变读高升调的非阴上字当中有一部分是入声字。有的文章把这类入声
变读现象称之为“变入”。“变入”同样是词义分化与词性对立的产物。它的出现给广州话入声
带来了新的因素。产生了对立。例如:

插 (动词)	tʃ'a:p\ 33: 插 (名词)	tʃ'a:p\ 35
盒 (量词)	hap\ 22: 盒 (名词)	hap\ 35
夹 (动词)	kip\ 22: 夹 (名词)	kip\ 35
刷 (动词)	tʃ'a:t\ 33: 刷 (名词)	tʃ'a:t\ 35
凿 (动词)	tʃok\ 22: 凿 (名词)	tʃok\ 35

裂(动词)	lit ˩ 22:裂(名词)	lit ˩ 35
墨(文具用品)	mak ˩ 22:墨(墨痣)	mak ˩ 35
拍(动词)	p'a:k ˩ 33:拍(名词)	p'a:k ˩ 35
角(货币单位)	kɔk ˩ 33:角(一种食品)	kɔk ˩ 35
络(网住, 动词)	lɔk ˩ 22:络(网袋, 名词)	lɔk ˩ 35
白(形容词)	pa:k ˩ 22:白(蛋白, 名词)	pa:k ˩ 35
握(动词)	ŋa:k ˩ 55:鉤(鉤子、名词)	ŋa:k ˩ 35

我们看到, 广州话入声实际上存在的是发 kip ˩ 55 (上阴入): 劫 kip ˩ 33 (下阴入): 夹 (动词) kip ˩ 22 (阳入): 夹 (名词) kip ˩ 35 (变入) 这样一种四方对立的关系, 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上阴入: 下阴入: 阳入这样三足鼎立的格局。“变入”与上阴入、下阴入、阳入之间的对立关系, 排除了把它看作是某个入声的音位变体的可能性, 它们应当属于不同的音位。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把入声看成是声调现象, 那么, 广州话就有十一个声调 (比通常说的九个调多了两个: 阴平调一分为二, 再加一个“变入”):

上阴平 ˩ 55	下阴平 ˩ 53	阴上 ˩ 35	阴去 ˩ 33
阳平 ˩ 11		阳上 ˩ 13	阳去 ˩ 22
上阴入 ˩ 55	下阴入 ˩ 33	阳入 ˩ 22	变入 ˩ 35

如果把入声看成是汉语的一种韵母结构形式 (即韵尾形式), 而不是声调现象 (即音高现象), 那么, 广州话就有七个声调:

上阴平 ˩ 55	下阴平 ˩ 53	阴上 ˩ 35	阴去 ˩ 33
阳平 ˩ 11		阳上 ˩ 13	阳去 ˩ 22②

即便如此, “变入”的出现对广州音系的影响仍然是明显的。在仍保存着入声的方言中, 一般说来, 出现在入声韵音节上的声调远比阴声韵和阳声韵来得少, 通常只有一、二个, 而出现在广州话入声韵音节上的声调竟达四个之多, 这在汉语方言中也是罕见的。

注释:

①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 第188—189页。

② 这种看法把上阴入 (˩55)、下阴入 (˩33)、阳入 (˩22)、变入 (˩35) 看成是出现在入声韵音节上的上阴平 (˩55)、阴去 (˩33)、阳去 (˩22) 和阴上调 (˩35)。